

那年月，宁波到上海坐轮船，11个小时，下午开船，第二天早上到。上海开埠以后，宁波年轻人到上海做生意或创业，船到十六铺码头，上岸，就得先走街串巷找住处，所以小东门、老城隍庙这一带，住的宁波人最多，一人在上海站住了脚，亲戚朋友就来投奔他，人带人叠人的，这一带成了宁波人集聚区。移民也会想家，也有乡愁。曾听弄堂里老辈人说起，宁波也有外滩，是姚江、奉化江汇成甬江的三江口畔，三江会合，像英语字母Y，说外滩就是“Y town”的谐音。宁波人到上海，发现上海黄浦江、苏州河交汇处，与宁波三江口十分相似，就在这里住了下来，以寄托乡思，把这里也叫外滩，于是老家宁波的外滩就叫“老外滩”了。

小时候像听故事似的。长大后读了点书，曾对老辈人的这段溯源，提出过质疑。爹回答说：上海许多地名都是对举的，有上海还有下海，有黄浦又有青浦，有前滩又有后滩，你说怎么有外滩，而没有“里滩”或者“内滩”的呢？外滩说不定真是“Y town”的音译呢！我想想有道理，但一直没有找到佐证。我把它记在这里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过年前的十六铺码头，最是繁忙、热闹。徐家的阿叔宁波出来咪，带出来交关海货，要去接；翁家阿娘宁波出来咪，隔壁邻居阿昌陪来个，带出来交关年货，要去接。一时，弄堂里、晒台上，琳琅满目，挂满了鳗鲞、黄鱼、咸鸡、腊肉，小娘（女孩）小晚（男孩）在下头奔来奔去。移民移民，人都可移，甬说移个节日。宁波人年移到上海来过，赛过回宁波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耳朵里

进去的都是乡音，鼻子里进去的都是乡味，汇集到舌尖上、心尖上的，便是乡情了。这在今天叫“就地过年”。就地过年是移民的一项大考。年末考试。当上海刚刚开埠，大批胸怀理想的年轻人进入上海的时候，这一“大考”成绩合格者，成为了早期的新上海人。

我们已经是“移二代”了。小时候还以为全上海都跟我们一样过年的呢。后来才知道，苏州人家、广东人家，跟我们过得大同小异。上海是移民城市，移民们把五湖四海的过年法都带到上海来了，上海海纳百川，年纳百式，上海的都市年，故而特别地五光十色。

制作美食，犹如表演节目

小时候过年，总觉得年前的准备比过年本身还有意思。宁波人家多自家磨水磨粉过年。石磨不是家家有，我们弄堂2号阿伟家有，年前弄堂邻居们轮着用。阿伟家自己磨好，其阿姆就会隔着窗叫我姆妈：“新嫂嫂，轮到僚咪，石磨掇去。”于是我和弟弟就跟在姆妈屁股后头飞奔而去。我父母结婚在这条弄堂里，给全弄堂人“新嫂嫂”叫了几十年。1966年突然停叫，改叫名字，很不习惯。飞奔而去也不全是勤快，而是趁机进阿伟家里看看——上海人家不太串门的，小孩子也拎得清，一般没事不到隔壁人家乱串。石磨由大人小孩吭哟吭哟搬到家，上下磨盘那么一合，一勺水半勺米从上磨盘洞里灌进去，就可以开始磨了。随着“嚙——嚙——”的响声，那细腻滑溜的水磨粉，就从下磨盘边



上图：《十六铺》，贺友直画。

沿这么忽宽忽窄地淌下来，像洁白牛奶一样流进龙头细布口袋里。

上学后学《木兰辞》，“磨刀霍霍向猪羊”，“磨刀”也“霍霍”？我可是“磨粉嚙嚙”呵！是了，花木兰时代，人们都是在石头上磨刀的，所以磨粉磨刀皆嚙嚙。石头真是人类的恩物啊！人类历史上有旧、新石器时代。新年磨粉，这是人类在复习自己的“初心”呵！

宁波上海同属江南，稻作文化圈，人们以米食为主。新年里的水磨粉是糯米粉，宁波人称“汤粿粉”，主要做汤团用，小小的、滴糯的、做好后像贵妃出浴“宫人扶起娇无力”似的猪油汤团，是宁波人的骄傲，老城隍庙里就有一家“宁波猪油汤团”店，与南翔小笼馒头店齐名，用现在的话说叫网红打卡店。年节食品里，还有更为普及的年糕。记忆中年糕是买回家的，自己不做。我就读的丹凤路第二小学往东，快到方浜路的地方，就有一家糕团店，每到过年做年糕，我们去排队，在